



瑞金医院创办人姚宗礼(法籍)
建院之初医院大门



|穿|梭|时|空|——口碑和丰碑

上海金神甫路,一条带着殖民色彩的马路。在这条马路上有家广慈医院,充盈着教会色彩。这一切,在解放之后发生了变化:金神甫路变身为瑞金路;广慈医院变身为瑞金医院。而瑞金,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因为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地而享大名,如今它的名字被用在了这样一条马路、这样一家医院上面,是否有脱胎换骨的意味?无论世事如何沧桑变化,有一种人文精神在这家医院薪火相传,无法改变,那就是“救死扶伤”。这是医学最低也是最高的目标。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弃医从文的志士仁人不在少数,孙中山、鲁迅、郭沫若……他们可算得是中国人之“灵魂工程师”。然而,中国人的肉体同样需要拯救,没有那些鲜活的血肉之躯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劳作,又如何描绘出锦绣河山?我们的医务工作者,不正是那样一群“人体工程师”吗?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社会的尊敬,尤其在当下医生的经济待遇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

现在,上海人说“去瑞金”,不存在语义含混分歧的语言现象,就是指“去瑞金医院”。这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境界。好比,倘若想在北京泡吧,你对出租车司机说“去南锣鼓巷”,司机一准把车停在那儿的某家酒吧门口。因为这条胡同已经成了“酒吧”的象征。而要让大众形成这样的一种共识,不把这篇“文章”做足,做出品牌,做出品格,做出一定的体量,又谈何容易?所以,能把“瑞金医院”从“广慈医院”的投影中走出来,能把“瑞金医院”铸成“瑞金”的简称,其中包含着全体医务工作者多少智慧和辛劳!瑞金,在上海人的心目中,很多时候就是生命最后的希望。

人们有理由为瑞金医院贡献了像陈竺、俞卓伟等一大批杰出人物而欢欣鼓舞,但我们更要记住那些每天和无数愁眉苦脸的病家做着零距离交流、默默无闻的白衣天使,是他们年复一年、永不厌倦地动用灵巧的双手和聪明的头脑,给绝望的病人以生活的信心和生命的尊严,从而使瑞金的口碑重于所有已经耸立或即将耸立起来的丰碑。

◆ 剑箫

|耳|闻|目|睹|

与皮肤病打了一辈子交道

上世纪40年代末的广慈内科由邝安堃教授领衔,尚未细分出真正意义上的皮肤科,只有一个越南人兼任着皮肤科医师。我一周看3次皮肤病门诊,其余时间便到震旦医学院用法语教书。

日本人曾经带进来一种被称为雅司病的皮肤病,起先人们都以为是梅毒,它在上海及苏北地区迅速蔓延,带来极大恐慌。我通过研究发现,这种病其实打一针两针就好了,不是什么梅毒,但只要有接触就可传染。我加入了卫生部的雅司病专项防治组,最终我们成功了。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卫生局把我抽调去,为解放前的妓女们看性病。怎一个“惨”字了得?妓女们被性病吞噬的惨痛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我将与工农大众联系最为密切的职业性皮肤病作为自己科研的主攻方向。我研究的第一个职业性皮肤病是“沥青皮炎”,1954年,我到上海第三炼钢厂及其他钢铁厂,对发病最严重的铸造车间进行调查并通过动物实验,比较了各种常用沥青对皮肤的毒性反应并提出建议对沥青的包装加以改进,加强防护措施。由于在国内外首次对沥青皮炎的发病情况、发病原因和预防措施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案,因此在1956年获得中央卫生部的嘉奖,这一科研成果是解放后广慈医院和上海第二

医学院的第一个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解决演员在面部化妆后造成的病痛,我又着手对“油彩皮炎”进行研究,指导演员与医师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油彩皮炎,解决了长期困扰演员人员因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疾患,该研究成果在1978年获得文化部、卫生部“科研成果三等奖”。

因皮肤病而死的病人不多见,但发病后容颜的巨大改变和当时人们对医疗知识的极度缺乏,常常使皮肤病病人陷入极大的痛苦中。有一天,我接诊了一位来自广西的女病人,她由一位老太太陪同着,来时用黑布蒙着已经烂了的脸,家乡的人们都认为她患了麻风病,所以多年来她始终躲藏在自家的灶间,不敢见人。后来,她的弟弟写信劝她到上海广慈医院来碰运气。我发现她根本不是麻风病,而是皮肤结核病,开了药后便让她回去了。半年后,已经完全恢复的女病人再度来到上海,感谢我为她找回了再次做人的勇气。就在不久前,还有一位中年妇女专程来看望我,说我曾是她母亲的救命恩人,我倒是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这件事了。

我有4个孩子,其中有3个医生,孙辈里也有几个医生,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医学世家了。

◆ 朱仲刚(瑞金医院终身教授,94岁)

百年瑞金

悬壶济世

|过|眼|烟|云|

法租界上的广慈医院

二十世纪初,天主教江南教区主教姚宗李(法籍)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甫路(今瑞金二路)东侧购买了165亩土地,用于开办医院。1906年开始筹建,首期工程建造了四幢2层西式砖木结构房,一幢供修女用,一幢供职工用,两幢供病人用。病房下层设40张病床,分布于各室;2楼为特别室,设病床15张。姚宗李将医院委托天主教仁爱会管理。1907年10月13日举行了开院典礼,取名“广慈医院”,在教会内部则称为“圣玛利亚医院”。

随着法租界的扩张,广慈医院周边陆续新建了许多机构和设施。东面是法国耶稣会的震旦大学(今交大医学院),东北面为天主教仁爱会总院(今瑞金医院卢湾分院),南面是法国兵营、法租界巡捕房、会审公堂和监狱(今卢湾公检法等机构)。为此,法租界还从广慈医院地块上划出一部分土地,用于建造法国军人俱乐部和军人教堂。当时,这个区域成为法租界在上海的统治中心。

从建院第二年起医院陆续增建了病房。至1932年医院成立25周年时,病床已经增至500张,设有特等病房,专供法国在华高级官员用;传教士病房;男女头等、二等病房、平民病房,以及产科病房和隔离病房。此外还设有法国海陆空军转备病房,安南(越南)捕务专备病房和“罪犯病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医院进一步扩建,拟建了两幢5层病房大楼。由于日军侵占上海,该项目历时数年才完工。但启用不久后,于1941年被日军强行占领,作为他们的野战医院。由此医院被竹篱笆一分为二。病房楼为日军野战医院,老房子为广慈医院。其时,人们惟恐遭受日军戕害,一些年轻的修女撤回总院,还有一些医生离职到其他地方谋生,部分职工辞职还乡。老百姓生了病也不敢到院看病。病人稀少,业务萎缩,医院经历了建院以来的第一场劫难。1945年日军投降,敌占病房归还医院,用于开设内科和外科普通病房,同时中心手术室、护士学校等也设在其中。

缺乏医资到汇聚专家

广慈医院创设之初,仅有2名法国医生,他们主要管理住院病人。门诊病人则由修女施诊给药。1914年震旦大学设立了医科,广慈医院成为教学医院。1916年法

国医学博士薛佩礼(法籍)来校任教,并兼任医院内科主任,使内科声名渐起。此后,震旦大学从法国招聘教师来中国任教。那时法国正处在一次大战后的恢复阶段,应聘来华的大多是战后复员的军医,还有一部分法国驻上海远征军中的随队医生也来医院兼职。至1932年,医院分设内科、外科、产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诊疗科等7个科室。只有法国医生8名,中国医生3名,外籍护士7名,24名修女(其中14人执有护士执照),医护人员数量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

1933年,法国巴黎大学内科医学博士邝安堃回国,受聘为震旦大学医科内科学教授,兼任广慈医院内科主任。他的到来使广慈医院内科的发展加快。

邝安堃结合临床实践,致力于当时的多发病,如回归热、伤寒和阿米巴痢疾等传染病预防治疗的研究。40年代又重点研究结缔组织疾病,在国内较早地确诊了红斑狼疮和结节性动脉炎,为当时医学界所关注。

1935年法国民医国里昂大学外科学博士徐宝彝回国,受聘为震旦大学医科外科学教授,兼任广慈医院外科主任。他进行了针对胃肠、胆、甲状腺等疾病的大手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被接纳为国际外科学会会员,还当选为上海医学会理事长。这个时期,广慈医院内外科的医疗水平在上海已处于领先地位。

1932年震旦大学医科增设了牙医专业,选派沈国祚医生赴法国巴黎大学牙医学院进修3年,1938年回国主持牙医系工作。广慈医院专门建造了一幢牙医门诊部作为牙医系的临床教学基地,成为上海牙医疾病治疗中心。1948年牙医系改为六年制牙医学院,是上海第二医学院口腔系的前身。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广慈医院先后聘请了法国巴黎大学医学院外科学博士司比利特、儿科学博士米雄、法国资深传染病专家魏利

从“广慈”到“瑞金”

奥、放射学专家载霞、留学比利时的外科学专家傅培彬、妇产科专家唐士恒、泌尿外科专家程一雄、耳鼻喉科专家刘涛、留学法国的皮肤科专家朱仲刚等专家,同时陆续增添了一批年轻的医生。

发展至1949年,病床已经达到780张,全院共有医生50多名,完成了学科齐备的综合医院的规模始建于,逐步踏入国内一流医院之列,并成为当时远东规模最大的医院。

【政府接管“广慈”更名】

1951年10月上海人民政府接管了广慈医院;1952年改为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当年高教院系调整和随后的校内专业设置调整过程中,广慈医院汇聚了沪上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中有

儿科界一代名师高镜朗、骨科学专家叶衍庆、外科学专家董方中、肺科学专家孙桐年、心脏病学专家陶清、传染病学专家杨宜、口腔内科学专家席应忠、口腔外科学专家张锡泽、整形外科学专家张涤生、麻醉学专家李杏芳、中医伤科专家魏指薪。还有一大批响应祖国号召,冲破重重阻挠回国的青年留学人

才,包括朱大成、董得长、曾畿生、邱立崇等,大大增强了医院的师资力量和医疗力量。上海第二医学院初建之时,医疗系一部、口腔系、儿科系均设在广慈医院,由各有关专家、教授主持相关学科的教研组工作,开展教学工作。

在临床医疗方面,先后增设了肺科、骨科、小儿外科、麻醉科、灼伤科、神经科、病理科、理疗科、同位素科,以及中医内科、中医伤科和针灸科。内科分设内分泌疾病、心脏疾病、血液疾病、消化道疾病等专业病房。口腔系也在医院内设置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口腔矫形科。

1966年,广慈医院被更名为“东方红医院”,1972年,那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名称被替换为瑞金医院。

如今,瑞金医院经过100年的发展,成为一家综合性教学医院。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24.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4万平方米,核定床位1660张,全院职工3581人,其中正副教授及各类高级科技人员593人。拥有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医学专家。

从1907年到2007年,瑞金医院走过了漫长、艰辛,而又璀璨辉煌的百年历程。她见证了中国医学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见证了前赴后继的医学工作者为了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坚韧,同时也给未来百年的接班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 汪敏



■ 1921年建成的广慈产科(现行政办公楼)

|相|关|链|接|

瑞金医院部分已故终身教授

瑞金医院共有38位“终身教授”,其中10位已经过世,让我们记住这些曾经为瑞金医院做出卓越贡献的医学权威(按拼音排序):

柴本甫 曾任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所长
程一雄 曾任瑞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
丁 露 曾任瑞金医院内分泌研究室第二主任
董方中 曾任瑞金医院外科第二主任
李国衡 曾任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副所长、中医伤科主任

史济湘 曾任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上海烧伤研究所所长
吴一鹗 曾任瑞金医院女子计划生育研究二室第二主任
杨 宜 曾任瑞金医院传染病流行病学教研组主任及传染病科主任
曾畿生 曾任瑞金医院儿科主任
周锡庚 曾任瑞金医院肛肠外科主任